



第 11 次会议逐字记录

主席：奈克先生（巴基斯坦）

目 录

裁军项目

议程项目 31 至 49 和 121 (续)

一般性辩论

发言人：

阿尔沃诺斯先生（厄瓜多尔） .....	2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	9
恩库卡先生（刚果） .....	14
贾马勒先生（卡塔尔） .....	15
文卡特拉曼先生（印度） .....	20

\*本记录可以更正。更正应写在一份印发的记录上，经有关代表团成员签字后，在文件印发日期后一个星期内送交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美国铝业公司大厦，A-3550室）。

更正将在本届会议结束后按委员会分别汇编成册印发。

96-86056

Distr. GENERAL  
A/C.1/35/PV.11  
23 October 1980  
CHINESE

下午 3 时 10 分会议开始。

议程项目 31 至 49 和 121 (续)

一般性辩论

阿尔沃诺斯先生 (厄瓜多尔): 我愿代表厄瓜多尔代表团祝贺你主席先生当选为这一重要委员会的主席。我们还愿向委员会主席团的其他成员, 以及极其有效地支持他们工作的秘书处表示祝贺。你很有才能, 德高望重, 必定使本委员会的工作圆满成功。

裁军议题决不仅仅是大国关心的问题。仅作为潜在受害者谈论裁军问题的弱小国家, 应该比工业化国家的人民更强烈地关心这个问题。

在和平时期是这样。无穷无尽和不应有的军备竞赛开支——今年达到 5, 000 亿美元——不仅造成了世界范围的通货膨胀, 而且延缓了应该用于提高全世界各国人民生活水平和增进发展的投资。

在发生意外战争时期也是这样。意外战争可能是由差错引起这样的战争会影响到这样的人民: 他们没有基本手段来进行保护、预报和戒备或庇护; 也没有办法保护自己在发生毁灭人类自身的核洗劫时不致受害。

所以, 大国和小国的代表到本委员会来, 不只是为了重复技术论点, 也不只是为了重复各种理论, 而是为了唤起人们的生存感和责任感, 特别是向大国发出这些呼吁, 敦促它们停止军备竞赛。

在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关于裁军问题的建议获得通过时, 人们看到了一线希望。但是, 自那时以来, 我们似乎一直在倒退。

在裁军谈判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这种谈判应该包括核武器、大规模毁灭性

武器、化学武器、常规武器以及可能被视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武器。在裁减武装部队方面也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鉴于核威胁的前景如此残酷，谈判没有进展特别令人感到不安。随着一天天的过去，原子战争的威胁确实令人不寒而栗。不管是蓄意发动的战争，还是意外战争，其结局是一样的，那就是地球的毁灭。战争可能只持续几分钟，但是它将使人类在几千年历史中取得的一切荡然无存。

听到有人说过去 12 个月里发出了 3 次核警报，我们感到十分惊愕，这是十分熟悉这个问题的墨西哥代表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说的。这些警报是由于 1979 年 11 月和 1980 年 1 月发生的电子故障造成的。今天我们不仅知道人们能够制造比在广岛投放的那颗原子弹的威力强 2,500 倍的原子弹，而且还知道现在的爆炸物所具有的能量比发明火药以来制造的所有炸弹都大，由此构成了前所未有的人类毁灭自己的威胁。众所周知，已储存的核武器可以多次毁灭这个星球。

因此，我们必须商定有效的行动，停止核军备竞赛。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已生效 10 年，该条约的缔约国，特别是作为该条约保存国的 3 个核国家已发誓这样做。

我们希望，美国和苏联国家元首去年 6 月 18 日在维也纳签署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将得到批准并生效。我们相信，它们将朝着签署第三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方向取得进展，我们希望该条约将导致全面彻底销毁核武器储存，此类武器的储存是对人类最严重的威胁之一。

我们饶有兴趣地注意到苏联提出的题为“减少战争危险的紧急措施”的决议草案。该草案应该在补充几点后予以通过，特别要补充的一点是，彻底停止试验爆炸，而不是只暂停一年，最好从 1981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执行。这些爆炸特别具有破坏性，并且影响环境。太平洋沿岸国不会忘记在太平洋岛屿上进行的几次这样的爆炸，有消息说，来自西面的放射性云层笼罩着各个大陆。

我们必须以新的热情对待 1978 年通过的行动纲领，我们必须屏弃任何核战争

概念，包括所谓的有限核战争概念，因为有限核战争的概念是不道德的，不切实际的，也是荒谬绝伦的。

可喜的是，世界上有一个地区已经放弃了拥有核武器的愚蠢做法。我指的是拉丁美洲，以及我们在特拉特洛尔科条约方面取得的进展。代表着一个拉丁美洲国家的我国代表团，对于安全理事会 5 个常任理事国签署和批准了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第二号附加议定书表示赞赏。这就使得实现第一委员会去年所表达的大会的至诚愿望成为可能。我们要回顾一下去年举行的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在第 34 / 71 号决议中发出的呼吁，即吁请美国和法国政府保证尽早批准该条约第一号附加议定书。

我们诚恳地希望，尚未签署和批准该条约的仅剩的几个拉丁美洲国家有可能签署和批准该条约。

各个地区应该同时积极地谋求在全面彻底裁军方面取得进展。我们将支持为在同执行关于非洲非核化宣言以及建立中东和南亚无核区有关的事项上取得进展而作出的种种努力。我们也支持执行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的宣言，关于这个议题，我们同意大利代表团和其他代表团一样，对于不遵守大会在第六届紧急特别会议上提出的关于撤走占领着不结盟国家阿富汗的外国军队的建议的行为表示关切。在关于裁军的辩论中，这个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引起了危机，而这一危机正如秘书长在分析世界局势时所说，“……影响了缓和进程……（并）制造了紧张局势和引起了整个国际社会的不安。”（A / 35 / 1，第 5 页）

自签署《联合国宪章》以来，本组织一直在竭尽全力地解决核军备问题，即限制、禁止或销毁核军备的问题，但另一方面，它却没有对使用所谓常规武器即通常使用的武器予以足够的重视。我国代表团对这个问题表示关切，因为在近 35 年的时间里，人类在不同地区已经历 100 多次使用常规武器的战祸。一些国家在最近的战争中还使用了化学武器。我们认为，化学武器与细菌武器一起构成了我们自一

项国际条约明确禁止使用这些武器以来一直在处理的另一个令人恐惧的问题。

在冲突中使用常规武器意味着军事支出逐日增加。

拉丁美洲国家特别关心常规裁军的问题。厄瓜多尔的立宪总统海梅·罗尔多斯最近提出的行为宪章写道：

“在1830年9月11日颁布的“厄瓜多尔国宪法”，通过150周年之际，安第斯集团成员国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三国总统及秘鲁总统的私人代表在里奥班巴召开会议；

“.....

“兹决定通过如下

#### 行为宪章

“.....

“4. 鼓励通过国际法规定的和平程序，解决安第斯集团国家之间，或安第斯集团国家与第三方之间存在的或可能出现的争端；

“5. 推动在阿亚库乔宣言基本原则基础上进行的分区和区域裁军进程，该宣言为全面彻底裁军作出了有效的贡献，并使得人们有可能省出资金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

(A / C.3 / 35 / 4, 附件, 第 2 页)

哥斯达黎加和巴拿马总统，以及西班牙政府的特别代表毫无保留地支持该宣言的精神与目标。

我可否提醒大会，在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 84 段所载的行动纲领的建议中，提到了 1974 年由 8 个拉丁美洲国家签署的阿亚库乔宣言。根据该宣言，每个签署国保证

“促进和支持建立持久的国际和平与合作的秩序，并创造条件，使有效地限制军备和停止为进攻性目标获得军备成为可能”（A / 10044，附件，第 2 页），

以便把所有可用资金用于拉丁美洲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在 1978 年得到扩充的该宣言中，各参与国

“一致认为，国际舞台上各种问题的继续存在，是军备竞赛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它们重申，它们愿意促进以和平方法解决一切争端，从而为消除紧张局势，为维护和加强和平作出贡献。”

这促使我们想到裁军问题必然引起的后果问题之一，因为在我们考虑军备竞赛的原因时，似乎总是看到国家间存在问题，有不公正的事情需要纠正或某种情况需要澄清，只有解决这些问题，才能使世界各国人民过上和睦的生活。这就是必须在世界一级加强和平解决争端的机制的原因。所以说在集体安全与和平解决争端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在我国看来，裁军不仅是不存在战争因素，制止侵略，撤走占领他国领土的外国军队，使之能够举行自由选举，确定国际义务或在不受强制的情况下签订条约。裁军意味着必须拥有手段，通过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来谋求和平，也意味着法律必须是正义的基础。这样一来，法律和正义便能产生真正的永久和平。

此外，世界用于军备竞赛的开支数额之大是令人反感的，如果把这些资金用于和平发展，将会解决世界的大部分问题。这将有利于所有国家，也将对富国努力建立国际经济秩序产生助益。军备竞赛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及其对和平与安全的有害影响问题是一个头等重要和继续与我们息息相关的问题。它是这个第三个发展十年和第二个裁军十年期间南北对话和全球性谈判的主要内容。一年 5, 000 亿美元的数字是一个现实。这就是这样一个世界一年的军备竞赛开支：在这个世界上，许多国家正在与不发达进行斗争；穷国和富国之间存在着很大差距，以致危及世界和平。

裁军与发展这两个问题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在一个看来径直走向核自杀的世界里，只有迅速采纳正确和明智的主张并作出正确和明智的决定，才能解决这两个问题。

如果我们看一看定于 1982 年召开的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并希望在到达那一天时能对人类生存作出保证或承诺，或者说如果我们只想挨到本世纪末，并完全确信可进入我们纪元的第三个一千年，那么，我们所剩下的时间可能就很少了。我们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我们注意到在这里和在南北对话中一样，一些国家缺乏足够的政治愿望。逐步将军事工业的补助金转用于民用生产被视为人们渴望发生的变化中的一个方面。今天参与军事生产的科学家、投资者、工人和政治家必须改变他们的态度，以便能对和平的挑战作出反应，并按照各国人民和平共处的需要，开始建造更多的房屋、学校、水坝和生产更多的粮食。考虑到有必要加强对全世界人民有极重要影响的运动，如与文盲、营养不良、环境污染等现象作斗争的运动，以及针对其他问题开展的运动，就更应该这样做了。今年 5 月在挪威召开的引起人们极大兴趣的关于裁军与发展的国际会议审议了这样的进程可能在财政方面和其他方面产生的利益。大的武器生产中心的工人已对将他们的设施改变为生产对社会有用的产品的中心表示了兴趣。

该会议清楚地表明，军事支出将继续是工业化国家把充足的资金转让给穷国的主要障碍。与此同时，在多数情况下，我们甚至没有达到所建议的占国民生产总值 0.07% 的最低限额，尽管我们应该赞扬一些国家已超出这一百分比，并在开始讨论将其国民生产总值的 1% 转让给穷国的问题。

即便就联合国的业务方案而言，情况也是这样。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为例，如将军备费用的 0.4% 拨给开发计划署，该署目前的资金水平将会增加两倍，但是，那些视自己为超级大国的国家的捐款，如果按捐款在其人均收入中所占的百分比计算，与一些对国际事务有更多的了解、对人们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

剑拔弩张的世界的生存有更清楚的看法或意识的工业化国家所提供的捐款相比，其数额确实小得微不足道。

我们欣慰地看到，学术界目前正在开始对将现在用于军事工业的人员和资金用于非军事发展目的的可供选择的战略，以及在工业化国家实现这种转化的方法进行研究。苏联曾在几年前建议将军事开支削减 10%；罗马尼亚曾建议至少将军事开支冻结在现有的水平上；法国总统曾在 1978 年建议设立一笔基金，首先向最贫困的国家提供 10 亿美元——这是制造 10 架 90-F-160 飞机，或一艘核潜艇的费用——的援助；勃兰特报告曾建议向国际军火贸易征税；秘书长瓦尔德海姆曾建议，从目前花在军备上的每一亿美元中拿出 100 万美元用于本裁军。所有这些都是值得称赞的倡议，表明了人们的一种认识水平，或者说生存本能，对此，联合国也就是对这些辩论负有共同责任的我们大家应该予以鼓励。

在我们这个卫星时代，查明世界上重大的军备集结点的可能性正在开始增加。根据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的附件，现在已查明大约 96% 的核弹头。一些国家正在开始就如何以较少的费用，实现同等程度的安全进行会谈，以便真正促成一种转化，即转而生产为提高落后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所需的物品。

在这个正在寻找更合理和更公平的方法以过和平生活的世界里，我们看到，人们对国家主权与国际社会集体主权的认识正在提高并具有新的世界规模。在这个世界组织里，我们讨论了对海洋和海床资源的主权问题；在承认适用于所谓经济区内的资源的 200 海里范围的问题上已经取得进展；在承认沿海国家 200 海里领海方面正在取得进展；外层空间委员会讨论了对使用地球同步轨道——这是同我们的星球直接有关的特殊自然资源——加以管理的必要性问题，而且我们已就南方国家在把这种自然资源分出若干部分供发展中国家使用方面享有的主权问题，表明了我们的立场。

但是我们必须坚持使海洋区域和空间区域成为和平区。我们不能允许在外层空

间发展反卫星系统，这种反卫星系统带有的弹射体实际上是空间弹射弹，而它带有的致命的激光束则可使轨道上出现可造成原子毁灭的元素。在外层空间放置的装置上使用核能的危险系统可以危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因此不能允许这种系统继续存在下去了。现在很可能正在空间以新的更加尖端的武器进行着一场最致命的和耗费最高的军备竞赛，而这些武器注定要在将来的战争中使用并已经开始离开科学幻想的领域，而令人可怕地为新的空间战争创造可能性，除非按照专家们发出的警告，及时防止这一切的发生。

在一些拉丁美洲国家，武装力量部门正在愈来愈多地从事诸如筑路，采矿，住宅区服务和运输等民事活动，注意到这一点，令人感到欣慰。但令人痛心的是，在1979年，发展中国家的军事预算开支为900亿美元，而发展中国家加快它们发展所需的资金数额，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发组织）的统计数字，仅为300亿到400亿美元，也就是说，还不到这些穷国现在巨额军费开支的一半。

厄瓜多尔代表团重申，它将象在历届大会上所做的那样，毫不动摇地支持谋求采取具体措施实现下述目标的决议：消除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的行为，停止军备竞赛，和维护各国法律平等的原则、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不干涉原则以及认定使用武力获取领土为非法行为的原则。我们将支持其首要目标在于遏制毫无结果的军备竞赛和禁止使用武器的任何行动。武器不应该也不可能代替法制和秩序。

我国代表团保留在本委员会就各个项目进行辩论时作进一步详尽发言的权利。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自从大会在1979年12月11日通过第34/73号决议以来，快一年的时间过去了。现在我们的任务是根据第一委员会议程项目5，审议是怎样执行该项决议的。我将针对该问题作本次发言。当我们将第34/73号决议文本与一年前就同一议题通过的决议，即1978年12月14日的第33/60号决议文本比较一下时，我们清楚地看出，大会要着重强调，国际社会对于3年多以来一直进行的三方会谈的停滞不前越来越没有耐心了。所以，第

34/73号决议载有先前的决议中未出现的若干规定，根据这些规定，联合国这个最有代表性的机构应当：

第一，强调“迫切需要所有核武器国家停止核武器试验”；

第二，“不满地”注意到“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中有关全面禁试条约问题部分显示对这个议题的审议工作毫无进展，也未提出关于三个核武器国家之间谈判现况的完整报告”；

第三，明确表示“坚信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全面禁试条约谈判方面的积极进展对成功地防止核武器的纵向和横向扩散，是必不可少的因素”；

第四，认识到“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全面禁试条约的谈判方面责无旁贷”；以及

第五，直接请“裁军谈判委员会将全面禁试条约列为最高优先工作，开始谈判”。

该项决议以137票赞成、零票反对通过，并由一项更具一般性，然而同样是明确的决议加以补充，这项决议即同一天以130票赞成、零票反对通过的第34/83 B号决议。

大会在那项题为“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的决议中强调指出“裁军谈判委员会以外所进行的具体裁军问题谈判，不应在任何情况下妨碍裁军谈判委员会就这些问题所进行的谈判”，大会促请裁军谈判委员会“毫不延迟地就其议程上优先裁军问题进行实质性谈判，”并请该委员会参加就特定优先裁军问题举行的单独谈判的成员，“毫不延迟地竭尽全力促使这些谈判达成积极结果，以便提交委员会，否则将其个别谈判的现况和迄今为止所取得的成果向委员会提出一份全面报告……”，以便直接对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谈判作出贡献。

如果我们考虑到文件CD/130所载的3个核国家7月31日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交的报告的内容——该报告涉及到它们谈判的现况——以及我提到的两项决议所包含的明确声明与呼吁，就不难理解该委员会各成员表示关切与失望的原因了，

我们从文件 CD / 139 所载的该委员会今年的报告中可以看出这一点。

当我们考虑到这个议题的背景来判断目前的状况时，就特别可以理解他们的关切与失望之情了。现在，我来概述一下这个议题的背景。

大会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一直在关心这个议题。本世界组织、由 18 个国家组成的裁军委员会、裁军委员会会议和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文件载有各国就此议题所作的发言和提出的建议，这类文件的总页数不是数百页或数千页，而是数万页。

1954 年，大会第一次讨论了这个问题。次年通过了关于这个问题的第一项决议，自 1959 年以来，这个议题年复一年地出现在大会的议程上。在过去的 25 年里，大会通过了关于这个议题的 40 多项决议。1971 年，大会请裁军委员会会议将与缔结关于此议题的条约有关的问题列为重要优先项目。大会在针对裁军委员会通过的决议中同样也请它这样做。大会在若干不同的场合，用极少使用的措词，谴责了一切核武器试验，它“最有力地”、“强有力地”或“最坚决有力地”谴责了核武器试验。过去通过的决议中使用的就是这类语言。在 1972 和 1973 年，大会重申了它对核武器试验对于加速军备竞赛和对于当代和后代人的健康造成的有害影响感到的深切忧虑。在 1974、1975、1976 和 1977 年，大会扩充了原来就这个议题发表的声明。从 1974 年起，它表示了这样的信念：

“核武器试验的继续进行将加剧军备竞赛，从而增加核战争的危險”。（大会第 3257 (XXIX) 号决议）

大会在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一届特别会议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的最后文件中重申，停止核武器试验是符合人类的利益的，并将大大有助于实现停止改进核武器质量和发展新型核武器以及防止核武器扩散的目标。

三方报告对于未能遵守大会决定所作的解释——其基本大意是说核查是个艰难的过程，必须极其小心翼翼地——是毫无根据的和令人无法接受的。包括墨西哥

哥在内的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许多成员对此毫不感到吃惊。如果我们考虑到如下若干因素，就极易理解上述解释为什么毫无根据和令人无法接受了。

第一，大会反复再三说，尽管就核查问题存在着意见分歧，但是，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延缓缔结全面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的协定。

第二，8年多前，在1972年2月29日，秘书长在裁军委员会会议上所作的一次发言中说：

“我认为已经充分探讨了这个问题的所有的技术与科学方面，现在只须作出政治决定，便可达成最后协定……”

“当人们考虑到现有的核查手段时，便很难理解为什么再三推迟就禁止地下试验达成协议……”

“……继续进行地下核武器试验的潜在危险远比结束这种试验可能存在的危险大得多。”（CCD / PV.545，第8至9页）

这就是8年多前秘书长对裁军委员会会议所说的话。

第三，在介绍文件A / 35 / 257所载的四位专家的报告时，这位高级国际官员特别着重重申了他在1972年发表的意见。在特别提到该意见后，他补充说：

“我依然对此坚信不移。现在能够，而且也应该解决这个问题。”  
（A / 35 / 257，第5页）

第四，众所周知，我刚刚提到的题为“全面禁止核试验”的报告是依照第34 / 422号决议编写的，大会通过该项决议是为了进行裁军研究咨询委员会所建议的并得到了秘书长支持的研究。顺便说一下，我将向尚未读过该报告的那些成员推荐这一报告。在该项报告中，作者除了其他以外，得出了下列结论：

“由于未能制止核武器试验，许多国家醒悟了，并愈来愈感到不满。无核武器国家普遍将全面禁止试验看作是对核武器国家决心停止军备竞赛的考验。”  
（A / 35 / 257，第15段）

“到现在为止，三方谈判已进行近3年了”——

在专家们起草报告时情况就是这样；现在，如我所说，三方谈判已进行3年多了——

“而在裁军谈判委员会，谈判仍未开始。为了更接近于实现全面禁止试验的目标，必须进行更加深入的谈判。对遵守情况进行的核查看来再也不是达成协议障碍了。”（同上，第154段）

我国代表团赞同该报告发表的看法，我们认为这些看法忠实地反映了现状。根据我刚才对这个问题在过去25年左右的时间里的起因与发展所作的扼要分析，我们认为，人们应该清楚地了解我们为什么要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和最近召开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第二次审查会议上，以及在上个星期开始的第一委员会一般性辩论期间所作的发言中，建议采取某些具体的、切实可行的措施了。如我两个月前在日内瓦所说，这些措施很可能产生世界各国热切期待的那类确实效果，这样，它们对不扩散条约已经动摇了的信念就不会破灭了。

特别是考虑到作为该条约保存国的国家需要正确地理解从该次审查会议中汲取的教训——在我刚才提到的审查会议的闭幕会议上，我们也指出了这一点——这个问题就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紧迫了。众所周知，无核武器国家在该次会议上拒绝批准纯学术性的最后宣言，它们强调指出，自该条约生效以来的这10年中，它们的耐心已被耗尽，现在，它们期待的是早日停止核军备竞赛。该文书第6条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其序言部分第十段特别提到1963年8月5日——也就是近20年前——签署的称为莫斯科条约的文书中所表达的决心，即永远停止一切核武器试验。

因此，我们希望，通过执行象墨西哥代表团通过我在10月15日的发言——我刚才提到了这一发言——中所建议的那种程序，明年大会将能从裁军谈判委员会尽早得到一项全面禁止这种核爆炸的条约草案，以便使大会能够在第三十六届会议

上审议该草案。我们还要重申我们的信念，即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向大会提出这种条约草案前，作为一项临时措施，立即宣布暂停这种爆炸将是极其可取的。这种暂停至少应该得到作为不扩散条约保存国的 3 个核武器国家的赞同。

恩库卡先生（刚果）：主席先生，鉴于这是我国代表团第一次在本委员会发言，请允许我同前面发言的人一样，代表我国对你和本委员会主席团其他成员的当选表示祝贺，并向你们保证：在你们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刚果代表团将给予合作。

年复一年，裁军和国际安全问题都出现在我们的议程上，这表明我们组织始终关心着这一令人极为忧虑的问题，还表明了我们的组织对于我们大家十分珍重的那些与捍卫世界和平与安全相关的原则始终不渝的程度。这一问题再次出现在我们面前，而且更加具有紧迫性，因为本组织必须尽一切努力尽快找到解决办法。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代表团非常赞赏并支持苏联提出的受到欢迎的提议，因为对我们来说，这一提议对联合国在国际和平与安全这一特殊领域所作努力做出的积极和具体的贡献。采取紧急措施确有必要。国际形势使采取这些措施变得极为迫切。这一形势的特点是普遍暴力，它已使得千千万万的人生活在痛苦之中。在非洲，人们更为不幸地感受到了这一暴力，尽管该大陆已被宣布为无核武器区。

据说，且不论正确与否，再度出现国际紧张局势是由阿富汗事件造成的，但我们不应忽视如下的事实：非洲大陆每天都面临着一场可怕的灾难，其表现是，臭名昭著的比勒陀利亚政权所造成的威胁犹如达摩克利斯之剑在非洲大陆上高悬着，这特别是因为这一政权已经获得了核能力。比勒陀利亚政权受到了爱国阵线在津巴布韦所赢得的辉煌胜利的致命一击，在纳米比亚由于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英勇斗争，它陷入了绝境，在其本土，它又受到了起义和罢工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根据神经质的种族偏见已对前线国家发动了全面战争的该种族隔离政权，出于玩世不恭和绝望是会斥诸核武器来反对自由和战斗的非洲的。我们清楚，那些制造武器的人不是为了将它们放在博物馆展览，而是为了使用它们。这就是许多国家已为其独立欢

呼喝采的非洲所面临的危险。这些国家渴望和平。看到非洲大陆在独立 20 年后仍然是一个爆发战争和冲突的场所，令人极为不安。的确，非洲在独立后的 20 年里流血从未停止过。今天的情况比以往更为悲惨。非洲仍是一个贫穷和被遗弃的大陆。显然，我们不能听任这种状况继续下去了。在遭受了殖民主义的长期蹂躏和帝国主义的长期剥削之后，非洲大陆的确需要一个和平环境以便使它落后的经济得到恢复。

非洲经济复兴策略——去年 4 月于拉各斯通过了非洲经济复兴行动计划——只有在这种特定条件下才能实现。

我们刚果人民共和国资源有限，没有财力来维持用于霸权和颠覆目的的军事力量，但是无论怎么说，这样做是与我国人民爱好和平的本质相违背的。这就是我们致力于和平的原因所在。我们首先致力于维护的是区域和平，因为我们认为，我们国家的发展努力只有在一个缓和的环境里才能获得成功，只有这样才会有我国人民的幸福。因而我们区域政策的指导原则之一是与由共同的历史和其他许多纽带联系在一起的中非国家保持睦邻关系，即与它们和平共处和不断进行坦诚的对话。此外，我们还致力于维护非洲大陆，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这表现为我们在互利和尊重主权的基础上与所有愿意维持合作关系的国家保持着这种关系。我们国家这种致力于和平和国际缓和的精神意味着作为不结盟运动的一个成员国，我们愿意考虑所有有助于减少战争威胁和紧张局势危险的措施。

为此，我们认为，恰恰因为世界是相互依存的，所以裁军不仅是那些具有制造和发明武器的财团和专门技术的国家的事情而且也是全人类的事情，此外，这一点已为近来的事态发展所证实。

刚果人民共和国继续认为，我们的组织仍是人们选定的工具，面对着国际局势的恶化，它应该能采取必不可少的紧急措施来确保子孙后代的福利和生存。

贾马勒先生（卡塔尔）：主席先生，我首先高兴地代表卡塔尔国代表团并以我

自己的名义对你当选为第一委员会主席这一重要的职务向你表示我们最热烈的祝贺。你在大会第十一届特别会议的艰巨工作中再次得到证实的谈判才能和你在日内瓦裁军谈判委员会获得的广泛经验使我们深信，本委员会的工作会取得成功，有关停止军备竞赛和加强国际安全的新的和必要的措施将会得以通过。

我还要为两位副主席和委员会的报告员被推选担任这些重要职务，向他们表示祝贺，并希望他们能取得最大的成功。

停止军备竞赛和全面彻底裁军是联合国今天承担的首要任务。如果宪章赋予联合国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坚实体系的话，那么目前在军备竞赛中形成的局面则极其严重地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我们星球的人类生存；它对人类社会生存本身构成了威胁。

如果说发展、人权和裁军问题是联合国在 1980 年代初面临的三项基本问题的话，那么，裁军问题显然与其他两个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这三个问题是直接地和完全地相互关联在一起的。为证明上述观点，只要提一提这样一个痛苦的事实就足矣了：今天，世界花在军备竞赛上的开支达 5000 多亿美元，而同时世界不同地区的数以百万计的人口却在忍饥挨饿，不能上学、就医和没有住房。

但世界面对这一不幸的事实并没有采取各种措施来限制和随之制止军备竞赛并最终实现全面彻底裁军，从而使人类社会能永远地摆脱这一恶梦。与此相反，核军备竞赛却在继续进行而且事实上正在无情地恶化着。尽管各级裁军谈判在 1950 年代就开始了，但我们仍未踏上实现我们目标的征途。与此相反，核武器正在质量上和数量上不断地提高和增加，而且在世界各战略地区，如印度洋和地中海地区，各种类型的常规武器储备也在不断增加。

鉴于我国的地理位置，我国对将印度洋地区转变为大国军事竞争地区的活动深感不安，尽管大会 1971 年 12 月 16 日的第 2832 (XXVI) 号决议已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

我国政府强烈谴责南非和被占巴勒斯坦土地上的两个种族主义政权将核武器引入非洲和中东的企图。秘书长的报告表明南非已具备了生产核武器的能力，并重申那一情况对非洲的安全和世界的和平构成了重大的威胁。以色列和南非之间的核合作已不再是秘密。这种合作倒是一个引起人们严重不安的根源，这尤其是因为那两个政权具有侵略特征和种族主义特征，这些特征对这两个地区的人民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我国代表团愿强调指出，继续研究这一问题并就以色列的核军备起草一份详细的报告是非常重要的。那一报告应在明年某个有待决定的日期之前提交并且应该涉及到整个国际社会现在都已知道的以色列核活动的一切方面。它还应论及这些活动的危险性，因为它们不仅威胁着中东而且还威胁着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以色列当局宣称，它决不首先将核武器引入中东。然而事实表明，它实际上颇为他们第一个将核潜力和核能力引入该地区感到自豪。它还在越来越多地提到它拥有核武器，同时又试图避免承担由拥有核武器所产生的政治责任。对以色列前国防部长、以色列工党领导人西蒙·佩雷斯的一次采访证明了那一情况。以色列出版的周刊《晚报》在1980年9月报道了这次采访。佩雷斯在接受采访时说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曾在1960年代初问他以色列是否正在研制核武器，佩雷斯接着说：

“我根本没料到他会问这个问题。因此我考虑了一下回答说：‘以色列将不会成为将核武器引入中东的第一个国家’。当时，我的回答受到了批评，但不久以后它就变成了一项官方政策。”

佩雷斯接着说：

“这一问题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如果存在着不负责任的国家或没有处于公开宣战状态而在这一领域采取行动的国家，我所给予的回答将不运用于这种国家。但是以色列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

这些话意味着为了可以不承担政治责任，以色列虽然拥有了核武器，但不准备

这么说。那么佩雷斯声称这一问题适用于以色列而不适用于在核领域里进行着同样活动的另一个国家的答复的目的何在？以色列拒不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目的何在？犹太复国主义实体不能逃避对其行动应承担的责任，它在政治上拒不承认拥有核武器，但在事实上和技术上又确认它拥有核武器。

在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上，国际社会表示了进行充分合作以解决裁军问题的意愿。那届会议已开过差不多两年半了，而我们却发现主要的核国家的所做所为就象那届会议没举行过似的。

在上届会议上我们都表示，希望看到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的签署。大会在其第 34 / 78 (F) 号决议里重申了对那一条约信心。然而，到了今天，我们发现该条约还没有得到批准，而且谈判已经破裂，尽管全世界迫切需要停止军备竞赛和销毁现存的武器储备。

在秘书长的报告即文件 A / 35 / 392 中公布的有关核武器的综合研究报告有力地证实了世界迫切需要一劳永逸地清除现存的武器。那项研究报告提到了如下的事实：今天世界上约存在着 4 万枚核弹头，它们的总摧毁力约等于 100 万颗投放在广岛并使 20 万人受害的原子弹。根据该项报告，这种摧毁力约等于 130 亿吨的梯恩梯，或者说世界上每个人约摊 3 吨梯恩梯。专家们还认为 300 克梯恩梯就足以杀死一个人。经简单的计算后，我们可得出结论，现在所存在的核武器足以摧毁世界约 1 万次以上。

因而我们要问，储存这些将使世界彻底地自我毁灭的可怕武器理由何在呢？我们都意识到每个国家都需要有国家安全。但对军队是国家安全唯一形式的说法在今天我们是不能同意的，因为一种新的危险正在危及整个国际社会。在 1970 年代，世界曾不得不面对食物、能源和通货的短缺问题。比如在今天，世界人口的 80%，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居民正生活在饥饿之中，而世界居民的 20%，我指的是那些生活在工业化和发达国家的人正在开发使用着 80% 以上的世界资源。由这

种状况造成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动乱将影响整个世界，用军队来改变这种状况是难以办到的。与这完全相反，限制军事开支和将因此节省下来的资金转而用于发展是正视那些危险的适当方法。

所有的会员国都已承诺贯彻 1978 年召开的大会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十届特别会议所通过的行动纲领，该纲领包含了将在随后几年里实施的具体裁军措施。为了实现核裁军的目标和使世界免受核战争的威胁，该纲领要求核武器储备最多的国家承担特殊的责任。

在核裁军和不扩散核武器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我国政府对防止核扩散条约审查会议未形成一份实质性的最后文件感到遗憾的原因。尽管关于全面禁止核武器条约的三方会谈始于四年之前，但它们仍未形成一项条约，也没有形成一项条约的迹象。因此我想表示如下的希望：裁军谈判委员会在下一届会议上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以审议这一问题，而且这一领域里的双边谈判将在该委员会范围内举行。但这些谈判不应代替三方会谈。

有一点可以给人以希望，这就是裁军谈判委员会在上一届会议上已开始进行初步的谈判，尽管去年的国际舞台出现了政治动荡。该委员会已同意设立四个工作小组，那是一项重要的进展。我们希望在委员会 1981 年的会议上将作出其他的重要决定。

我国代表团对联合国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会议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和所达成的重要协议表示欢迎。我们还对联合国应大会请求发表了有关裁军的各个方面和为制订新措施所作出的努力的非常宝贵的初步研究报告表示感谢。这些研究报告有效地促进了世界舆论对裁军问题和与此相关问题的认识的提高。它们还造成了实现裁军目标所需的国际气氛。

我们还极其欢迎宣布 1980 年代为第 2 个裁军十年的大会第 34 / 75 号决议。

由于我们正处在联合国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的筹备阶段，因此

我国代表团要呼吁所有有关国家将它们在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一届特别会议上所通过的行动纲领中作出的承诺转变成明确具体的行动。

我们大家都应全力以赴地去实现人类极其渴望实现的目标——全面彻底的裁军。正如秘书长本人在 1980 年 2 月 5 日的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的开幕词中所讲的那样：

“裁军所涉及的正是人类生存本身，因此它是所有人共同关心的事务和集体的责任。”（CD / PV.53，第 1 页）

在原子时代既没有胜者也没有败者，因此每个人都必须制止军备竞赛并尽可能地实现全面彻底裁军。

文卡特拉曼先生（印度）：主席先生，首先，我想代表我国代表团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你担任这一重要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向你表示祝贺。我深信不疑，在你的有力指导下，我们将能及时地和使大家均感满意地完成我们的任务。我还要借此机会向两位副主席，报告员和委员会主席团其他成员们表示祝贺。

我今天发言的主要内容是阐明我国代表团在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上的立场。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已正确地将这两个问题放在了最优先的地位，它是这么说的：

“核武器对人类和人类文明的生存构成了最大的危险。必须停止和扭转核军备竞赛的一切方面，以便防止涉及核武器的战争的危险。在这方面，最终目标是彻底消除核武器”。（第 S-10 / 2 号决议，第 47 段）

我还将简要地谈一谈我有幸奉命作为我国代表参加的日内瓦裁军谈判委员会在今年所作的努力。

在本机构的一般性辩论一开始，墨西哥代表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就雄辩地和令人信服地谈到，任何核战略都是无益的。我国代表团完全赞同那个观点，因为众所周知，在一场核冲突中不会有胜者——只有败者——而且对每个人来说，包括那

些没有介入和没有过错的人都是如此。

印度一贯反对核武器并坚定地致力于和平利用核能。印度一贯主张完全停止所有的核武器试验。我们也同样坚定地主张全面禁止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从而为实现核裁军开辟道路。停止核武器试验将对核武器国家喋喋不休地谈论但又没有在实际中努力实现的不扩散目标做出重大的贡献，因为停止核武器试验可一举两得，不仅会有助于防止横向扩散，而且还有助于防止纵向扩散。宣布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为非法除了可确保不会再有任何因素刺激一些国家继续进行核军备竞赛或增加现有核储备以外，还会消除核战争的危险及其所有的可怕后果。只有在那以后，人们才可望采取下一个合理的步骤：从核武器国家的武器库中清除所有的核武器。到那时，人类的集体智慧就会最终转化为行动。

爱因斯坦先生——他的理论导致了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成功——在三次由奥斯特陆广播电台于 1958 年 4 月播放的呼吁里权威性地阐明了如下的看法，他说：

“如果就宣布核武器为非法达成一致，用不着谈判，仅此一举就会导致政治局势的重大改观。因为，由于达成了这种协议，时间和距离会恢复到它们该有的状态。核武器使一场远距离战争具有近距离战争的效果。苏联和美国之间虽然相距遥远，但却能以原子弹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可怕地威胁对方，就好象它们是彼此相邻似的。由于彼此变为近邻，它们每时每刻都在为自己的生命不断地担惊害怕。但如果核武器不再引起人们的疑虑，即使是火箭和导弹也不会构成几乎同样的毁灭性危险，那种危及生存的邻近就会不再存在。如果火箭不再是核武器，欧洲就再也不会是苏美之间犹似近战的远距离战争的战场了。”

爱因斯坦先生还以非凡的预见性谈论了将人类大脑的专属权利交给计算机所造成的危险，他说：

“我们取得的成就如此之大，我们现在居然可以完全依赖于电脑，依赖于这种不可避免会出现错误和遗漏的仪器。通过电脑作出决策尽管很快，但不及

人脑所作的决策来得可靠。在某些时候，电脑的复杂机制会出现故障”。过去几个月来报道的计算机一再出现故障的情况值得我们在这方面加以深思。显然，计算机不是万无一失的，靠它们作出事关生死的决定将是愚蠢到了极点。我们希望秘书长任命的专家将就超级大国计算机警报系统的可靠性进行一次研究，因为人类的生存似乎与它们联系在一起。

在爱因斯坦先生发出呼吁的 20 多年之后，我们发现自己仍处在这样的时代：民族国家的雄心仍然没有脱离技术进步的经纬，而世界正被无情地带到核灾难的边缘。的确，在评价各国注定要按它们的力量和军事实力进行扩张的陈旧学说时必须考虑到核武器令人吃惊的毁灭性潜力，在使用核武器已被宣布为危害人类的罪行和与联合国宪章背道而驰的时刻更是如此。从这些武器问世以来，已提出了各种理论，比如大规模报复、核威慑、有限打击、先发制人的打击和第二次打击力量等。它们并没有满足于现有的核武器储备的过分杀伤能力，据估计，现在共有核武器 4 万多枚，相当于 130 亿吨梯恩梯当量，即我们星球上的男女老少每人均摊 3 吨致命的炸药。

我国代表团坚决抵制这些理论和目前盛行的核威慑和第一次打击战略的概念。前一个概念的可靠性是建立在最终使用核武器之上的。后一概念无非是一种为消除已经察觉的威胁首先发动侵略战争的战略。直截了当地说，这两个概念只不过是一种扣押人质的做法，而且不无讽刺的是，它们竟不对它们打算保护的平民进行保护。各国唯一的选择便是相互复仇，这一过程可一直持续到它们毁灭了一切或用完了武器。

在这一点上有必要回顾一下米克曼勋爵在去年举行的第 13 次帕格沃什会议所作的发言，当时他说：

“一旦开战，战争，即便是有限的战争，很少按预想的那样进行，更不用说按预想的那样结束。因此，关于有限打击实际上会产生所希望的先发制人效

果或有限效果的说法说得轻一点，是一种玩世不恭的诡辩，而说得重一点，是危险的近视症”。

正如印度外长这个月早些时候在大会全体会议上所说的那样：

“然而，我们在核时代最关心的是，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领导人不仅要考虑到他们对外政策指示的政治合理性，还要考虑到这些指示对世界生存本身所产生的影响。今天我们正冒着成为集体妄想狂的危险。形势要求各国行为举止要有节制和责任，从而使世界离开核灾难的边缘。”（A / 35 / PV.23，第66页）

在这一方面我国代表团还想谈谈秘书长在近来编写的有关核武器的综合研究报告中，尤其是在第496段至499段中所得出的结论。这些段落有力地推翻了一个稳定的世界体系可以建立在一种恐怖均势之上的说法。除了由人为故障、技术故障或计算机失灵触发的意外战争的危险之外，该报告指出：

“人类文明毁灭的前景被某些国家用来增进它们的安全，这是不能允许的。如果那样的话，人类的未来如何就要取决于几个核武器国家感到它们的安全状态如何了。”（A / 35 / 392，附件第497段）。

有人正确地说，当军事目标变成了政治家全神贯注的主要事务时，我们大家都应该真正地警惕起来。世界为什么打不破这一僵局？或许我国首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最恰当地阐述了这一似非而是的问题，他曾说：

“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人民都渴望和平，但对别人的恐惧往往使它们看不清问题并使它们在行动上另行一套。这种恐惧应该消除，而且如果要想消除这种恐惧，和确保和平的话，裁军是不可或缺的。从战争、战争威胁或备战中是不能得到和平的……但我确信，如果世界各国人民或政府进行了艰苦的努力，这一灾难是可以避免的，尽管避免这一灾难已变得越来越困难”。

现在是我们控制局势，而不是屈从于所出现的每个局势的时候了。我们对我们的

不了解的东西感到恐惧。我们已开始对我们感到恐惧的东西深恶痛绝，而对我们深恶痛绝的东西则尽力予以消除。如果我们把用于发明更强大的毁灭机器的精力分出一小部分用来谋求和平，现在很可能就已经实现裁军了。但与此相反，人们正越来越习惯于想些不可想象的事，而且对一场核战争的可能性，甚至或然性采取听天由命的态度。核灾难的危险今天看起来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在广岛和长崎投放这些可怕武器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大。

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佛陀告诫他的信徒切勿为自私迷住心窍，因为自私产生偏见——只看到对自己有利的东西，看不到对别人有利的东西。如果为自私迷住了心窍，即使是理性也会变成一把双刃剑，正如它能增进爱那样，它同样会加深仇恨，助长仇恨的火焰和加剧对立情绪的骚动。因此，是佛陀试图教会人们正确地使用理性，从而使理性的动物变成了人。不杀生，即非暴力从那一含义上讲不仅变成了一种绝不伤害他人的消极品德，而且也变成了一种通过普遍的爱与他人和睦共处的积极品德，这是承认了众生皆亲的结果。

国际形势的恶化非但没有产生出在各方面更为成熟的政治家，反而竟被用来作为一种造成导致核军备竞赛和常规军备竞赛进一步加剧的心态的借口，对目前的状况作这种评论是令人沮丧的。不结盟和发展中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最好还是应该致力于正面解决这一问题，将自己的精力用于立即停止和扭转军备竞赛，尤其是核军备竞赛；而且不要为不甚重要的枝节问题分散精力。有人认为，某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为负责，只要核武器掌握在少数国家手中，世界的安全就能通过一种恐怖均势加以确保，这种荒谬说法也必须遭到坚决的驳斥。

联合国最近进行的一项独立调查表明，舆论正在出现危险的转变，这就是人们现在似乎已学会了如何消除烦恼，如何接受核弹（即使不喜欢它）。该调查继续指出，“显然，人们愿意为防止在任何地方发生三英里岛屿事件而努力，但他们不愿想一想如何对待核战争，甚至当这种战争已构成明显的和越来越紧迫的危险时，也是

如此”。这项研究在采访 32 位代表不同见解的核专家后得出结论：共同的想法是在 1970 年代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仅为 1%，但他们感到在本十年的前五年里，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为 5%，在 1990 年代这种可能性上升为 10%，专家小组中有两人甚至认为在下一个十年里这种可能性可能会高达 50 对 50。

由美国技术管理局发表的一项题为“核战争的影响”的研究报告对一旦爆发核战争可能会发生的情况作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描述。它估计 2000 万至 1.65 亿美国人会在这种战争中丧生，而且另外还有 1200 万至 3300 万的人会受伤。该研究报告严厉地补充说道：

“所有的死亡人数都将在遭到袭击后的头 30 天里产生，这些数字不包括由于受伤或经济崩溃和毁坏而随之产生的死亡人数”。

可以推测，除了放射尘埃在与该冲突无关的第三国造成死亡和破坏之外，也会在核敌对国造成同样大的破坏。正如尼格·考尔德在其《核邻居》一书中所写到的：

“没有人能确切猜想出物质损失、大火、原子辐射、致命的日炙和气候变化会产生什么样的累积性综合影响，也没有人能确切预测其后果”。

包括我国代表团在内的各国代表团在大会全体会议及本委员会已对阿尔及利亚近来发生的地震表示了深切的慰问。人为的核战争灾难与自然灾害相比所造成的苦难和破坏要大许多倍，而且如果这种灾难发生的话，受到谴责的唯有我们人类。因此，让我们不要偏离我们的基本目标：制止核军备竞赛并实现核裁军。我们必须取得胜利，即使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生存，至少也是为了我们的孩子，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因为除了由冲击波和热辐射所造成的直接死亡以外，一场核战争的延迟影响将持续很长的时间，它会引起癌症、造成中枢神经系统的永久性损伤和延续许多代的遗传畸形。

现在我谈谈裁军谈判委员会今年的工作。和前几年相比，该委员会今年的工作确实是积极的。该委员会的报告已经分发。

我国代表团认为，缔结一项由所有核武器国家参加的全面禁试条约是实现核裁军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通过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多边谈判，可以最出色地形成这一条约的案文。

由三方谈判者所做的工作能有助于该委员会开展工作，但不能取代旨在达成一项可被普遍接受的全面条约的多边谈判。在那一条约缔结之前，我们认为所有核武器国家必须同意立即暂时禁止核试验，以此显示它们对核裁军目标所作承诺的真心。在日内瓦的 21 国集团已要求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就这一项目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而我们希望为此授权。我还要提一下，秘书长根据大会 1979 年 12 月 11 日第 34/422 号决议就这一议题提出的报告强调指出：

“为了使达成全面禁试更接近于实现，更为深入细致的谈判是不可或缺的。对遵守情况进行核查似乎不再成为达成协议的阻碍。”（A/35/257，第 154 段）

如果因不愿意接受危险较小的秘密试验而使那一机会丧失掉的话，那就太可惜了，这样一来就会使不断升级的核军备竞赛继续存在下去，并且有可能随着根本无法核查的新的试验手段的出现而出现新的技术发展。

关于“停止核军备竞赛和进行核裁军”这一项目，裁军谈判委员会的 21 国集团已提出了工作文件 CD/116，该文件确定了某些有待讨论的实质性问题并建议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提出的问题包括确定实现核裁军过程中的核武器国家的责任和无核武器国家的作用，明确在实现核裁军之前禁止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和防止核战争所涉及的问题，以及明确消除对核威慑战略的依赖所涉及的问题。

我国代表团坚信，在实现核裁军之前——只有实现这一目标，才能消除核战争的威胁——应该禁止对包括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有必要回顾一下，早在 1961 年大会就在其第 1653 (XVI) 号决议里宣布：“核及热核武器之使用实属违背联合国宪章之精神、文字与宗旨”。我们认

为核武器国家作出这种承诺会有助于停止军备竞赛并为最终销毁核武器铺平道路。

至于不对无核武器的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可靠保证问题，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不可能根据核武器国家所发表的不同宣言形成一个共同的提法。

我国代表团的立场是，唯一有效的保障在于实现核裁军，而在此之前，以1925年的禁止使用生物和化学武器的日内瓦议定书为模式议订一项禁止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公约。因为正如哈佛大学曼德尔鲍姆教授所说的那样：“那样的宣言在冲突一发生时就会被撇在一边了。没有人会遵守它们，而且没有人会相信别人会遵守它们。”

至于化学武器公约，我们感到介于化学和生物之间的灰色领域，即被称之为生物化学的领域也应该得到仔细的研究。所谓的生物技术新领域已产生出既不能归入生物类又不能归入化学类的新物质。今后就化学武器缔结的任何公约都必须考虑到这一因素。

至于放射性武器，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一类武器的特征应以客观和积极的方式加以明确确定。美国和苏联提交的条约草案第1条和第2条所载的放射性武器的定义不能令我国代表团感到满意，这一定义应该重新拟订，以便使条约无须就核武器使用免责条款，因为就核武器使用免责条款无异于间接使使用核武器合法化。我们衷心希望这一定义不久就可以重新拟订。

在我结束发言时，我想回顾一下著名的爱尔兰领导人埃蒙·德瓦莱拉很多年前在国联所说的话。他说：“每场战争不管何等糟糕，总会带来某种和平，因此，为什么不能不打仗就求得和平？”我是否可以补充一句，一旦爆发核战争，随后不会出现任何和平，因为没有人会幸免下来从中受益。

主席：几个代表团已要求发言以行使答辩权。我要提醒本委员会的成员注意大会第34/401号决议如下有关规定：每个代表团只能作两次发言，第一次发言以10分钟为限，第2次以5分钟为限。

彼得罗夫斯基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我国代表团行使答辩权是为了阐明如下的看法。

在大会全体会议和第一委员会的讨论过程中, 绝大多数国家的代表都支持采取具体步骤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消除战争威胁并动员各国努力谋求制止军备竞赛和实现裁军。毫无疑问, 这符合各国人民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的愿望。与此同时, 国际形势向这一方向的发展显然不合北京的胃口, 这已反映在中国代表今天在我们委员会所作的发言之中。

我们并不想回答中国代表含沙射影的发言。这种发言与国际生活的实际情况丝毫没有共同之处。这些事实表明, 而且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关于国际关系中不允许霸权主义政策的决议也极其正确地指出, 世界上战争危险的根源来自霸权主义的企图和要求, 来自支配其他国家的野心和向那些国家提出的领土要求。

目前北京当局的帝国主义势力所奉行的正是这种政策。现在我想提请委员会注意一个典型的事实, 中国代表关于战争危险的论断并不是有感于国际局势的恶化而发, 而是为推行北京的霸权主义, 尤其是在东南亚推行北京的霸权主义的计划制造烟幕, 也是为了进行反对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的颠覆活动, 并为了执行已宣布的重整军备和实现军队现代化的计划。

对中国人来说, 核战争的不可避免性不是一个抽象的问题, 无论是多么地不可思议, 它现在已成为一种官方学说。出现这种情况可不是偶然的。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立场, 从这一立场得出的结论是, 为反对战争危险和无休止的军备扩张所进行的斗争是愚蠢的, 而且是注定要失败的。中国现在正根据其对外政策的规定全力以赴地破坏裁军, 在世界舆论面前诋毁裁军, 证明任何裁军措施都是没有必要和不会有结果的, 从而为扩充军备, 主要是在中国本身扩充军备的必要性和不可避免性进行辩护。

正如成员们所知道的, 中国顽固地拒不支持关于裁军的绝大多数条约和协定,

而那些条约和协定在遏制军备竞赛中的作用是大家都看到的。

中国代表自进入联合国之日起，在裁军问题上就采取了妨碍议事的立场。中国没有提出过一项（我强调的是没提出过一项）建设性的提案。我还要强调一下，中国从未在裁军领域里提出过任何积极的提议。大胆地说，中国正在断然拒绝所有的裁军提案。更糟的是，它正试图在这一领域破坏谅解并阻止各国就核军通过任何文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本委员会所反映出的在裁军问题上的立场清楚地证明了这一事实。

没有必要列举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与联合国大多数会员国立场相对立的所有项目。这么做就会占去委员会太多的时间，不管怎么说吧，对所有代表来说，这一情况是有目共睹的。

今天，中国代表在发言中同样没有回答如下的问题：北京打算参加停止核军备竞赛的谈判吗？它打算参加限制和削减战略武器的进程吗？

此外，我们没有听到北京对我们委员会议程的其他项目的反应。

中国代表团就减少战争危险的措施所采取的消极立场在今天看起来非常不吉利。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今天报道说，由于近来中国进行的核试验，携带某些放射性尘埃的云层正在逼近纽约，这个报道突出表明了这一消极立场对和平事业具有的危险性。苏联为了早日就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达成一项协议所提出的倡议引起了中国代表的大肆诽谤，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近来由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搞糟的国际形势已更为恶化。我们在此开会并不是为了参加修辞练习。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崇高的责任感和严肃性，我们需要通过我们团结一致的努力来寻求采取具体和现实的行动，从而能真正遏制军备竞赛，防止战争危险的加剧并使国际关系的趋势沿着和平与合作的道路发展。

范鐸先生（越南）：我国代表团在10月20日的发言里除了别的以外，还指出了如下的事实：中国作为一个核武器国家和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多年拒不参加

谈判机构，只是今年才不得不加入了裁军谈判委员会。这些都是铁的事实。

但是，今天早上中国代表认为我国代表的发言是撒谎。我认为记录是清楚的，因而我国代表团无需进一步谈论中国在裁军领域里的消极立场。

今天早上中国代表还在说中国并没有一个士兵占领着外国领土。我认为本会议厅中的许多代表团，尤其是那些其领土仍为中国占领的代表团，都可以对那一言论加以驳斥。事实上，中国仍占领着许多邻国的领土，越南的帕拉塞尔群岛便是其中一例。

更有甚者，继 60 万人的中国军队在 1979 年 2 月对我国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之后，中国目前仍占领着许多位于越南领土上的桥头堡。近来，在 10 月 3 日至 17 日期间——仅在上星期——中国又向越南河宣省的先门地区反复发动了进攻。而且中国军队从那些新占领的领土进行炮击和发射火箭达 7 小时之久。中国的一个团奉命进行了地面进攻，造成了平民的重大伤亡。这是去年中国对越南发动战争以来的最大一次进攻。中国占领军现在仍驻扎在那里。这些也都是事实。

苏蒂乍先生（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我要求发言是为了对日本代表昨天在本委员会第 8 次会议的发言中就我国使用了化学武器和毒气问题所作的倾向性断言进行一下澄清。

在发表那些荒唐言论的过程中，日本代表提到了在座的各位并不知晓的所谓报告。他究竟在说什么报告？这些报告的依据又是什么？是根据那位日本代表的凭空想象，还是根据某些进行破坏我国的活动未遂而从老挝出逃的高棉难民的捏造？至于那些卑劣的个人，人人都知道——当然也包括那位日本代表，他们仍在充当帝国主义的间谍，与那个与我国北部为邻的大国的扩张主义分子串通一气，进行着针对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颠覆活动。

我国代表团深感遗憾的是，那位日本代表现在正干着那些卑劣的个人所干的事情，正在欺骗我们的委员会并在散布诽谤我国的言论。

我劝那位代表摘下妨碍他看到真相的有色眼镜，以便使他今后能在这一重要的委员会只说一些合情合理的话，而且至少对他所说的更为负责一些。

同时，我坚决驳斥那位代表针对我国散布的诋毁性和欺骗性言论。

下午 5 时 10 分散会。